

诗抒胸臆

游

■冯如

雁荡三折瀑独步
避暑访山中，
山中亦炽风。
崇岩长映日，
野约尽摇蓬。
可爱天阶碧，
杳然人迹空。
邀凉云作伴，
涌雪蔚穹穹。

游灵岩因石刻得遇古寺

青峰脚下坪千尺，
轩敞檐飞踞壑阴。
流水轻弹一山绿，
晴光细读百岩心。
欲参高妙疏风雨，
曾坐清凉忘昔今。
古寺幽然新殿后，
不愁过旅不相寻。

重游金华

婺站重来风采俊，
雕楹朱漆簇宏檐。
望云还似春雪净，
掬水依然冰露甜。
瘴隔三年庄梦绕，
柳迎一驾鹿鸣添。
故人劝我长栖住，
我慕青山满绣帘。

丽水瓯江

牧歌一曲漫村头，
山有静姝云被柔。
水不扬波舟不系，
悠悠忘世照清流。

枸杞岛

海上仙山神往之，
瑞光点点挂帆时。
深蓝欲洗尘衣净，
疏影但随云翼垂。
搏浪鱼龙谁不朽，
沉沙情志莫能移。
今朝趁此风盈袖，
驶向沧溟采九芝。

奉贤马场

离离春草曳奔雷，
一片彤云卷地来。
身在太平清梦里，
长怀热血奋蹄催。



“杨鞭只共鸟争飞” ■王子亮

意犹未尽

灿灿牵牛花

■钱坤忠文

早晨，我推着电瓶车，在大楼门前的坡道，看到长满墙角的牵牛花向我点头，甚至想与我握手。

这些牵牛花修长绸缪，见土就活，随遇而安，不锈钢栏杆之内尽是藤藤蔓蔓，青枝绿叶，沾着晨露，娇艳欲滴，其间的紫色花朵，精神饱满，随风摇曳。

在小区周围铁篱笆上也都有它们的倩影。没有牡丹雍容华贵，没有玫瑰窈窕香艳，在精心栽培的公园和绿地，难见它们的踪迹。

在我们家乡却常见，我们称它们为喇叭花。无论田间阡陌，还是房前屋后，它们自开自落，与生俱来接地气。

小时候曾用破脸盆装些土，种过牵牛花，放在墙边慢慢就会顺着竹篱笆往上爬，枝叶青嫩温柔，紫色的喇叭花迎着太阳，陪我走过少年时光。

牵牛花花期很长，可以从初春开到深秋，但每朵花的寿命很短，短到只有早晨，没有黄昏。那种扑朔迷离的蓝和绚丽灿烂的紫，坚韧顽强。

叶圣陶先生曾写过《牵牛花》一文，赞扬了牵牛花顽强的生命力。历代文人也留下了许多赞美牵牛花的诗词，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口齿噙香。宋代陈宗远的《牵牛花》这首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牵牛花开的美景：“绿蔓如藤不用栽，淡青花绕竹篱开。披衣向晓还堪爱，忽见蜻蜓带露来。”陆游在《浣花女》诗中，用“青裙竹筒何所嗟，插髻焜焜牵牛花”赞美牵牛花的美丽娇柔。“薰风篱落间，蔓出甚绸缪”是明代吴宽描述牵牛花的诗句，春风轻轻吹拂篱笆间，牵牛花温柔缠绵。

从春日到秋天，它那缠绕的藤蔓、翠绿的叶子和紫色的花朵，默默地生长，淡淡地开花，刹那芳华，明媚了时光。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世相百态

自在茶

■陈茂生文

喝茶，是每天的要事。

早上起床，烧水备茶，看沸水一泻而下，茶叶上下飞舞，此时应有很多感慨，但俗人如我，只觉得有茶的一天开始了。

忘了具体啥时有了喝茶习惯，但一定是进厂不久的那段时间。车间门口有个保温桶，热水管够，老师傅兼“老茶客”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泡茶，沿杯壁吹茶末浅泯一口，看看几个小青年准备工作差不多了，嘟囔几句开始“做生活”。

曾暗羨这种“派头”多年。而为茶叶而喜而恼，是喝茶人专有的困惑。厂里老茶客总在茶叶优劣上暗比高下，好茶叶自然汤色清澈、口感浓郁，别人看了舒服，自己口中回甘，也常常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茶叶，是面子也是里子。

工厂茶客其实很是讲究。工余时常听到“茶经”顺口溜：“一杯倒二杯享福，三杯荡荡‘杯屁股’”，意思刚泡的茶水有脏东西，所以倒掉；第二泡茶叶味道尽显，精华全出，必须浅酌，一口暖胃二口暖身三口“夫复何求”；第三杯“涮涮”杯子，意思意思得了，很有见地，话糙理不糙。

年少不懂世故，得知工友李士贵父亲在杭州工作，开口便是“帮我弄一点龙井茶”。很快，包裹仔细的两袋茶叶交到了手上。钱，一定是给的，给多少却想不起来了。

高高兴兴拿回家，周日早上打开，片片扁平、幽香氤氲，一抓两把放在玻璃瓶里，开水一泡就是满满一瓶茶叶，茶味醇苦。父亲看了脱口而出两个字“作孽”，后面再跟三个字“太浪费”。

才知彼时杭州市民喝茶要凭票，也有了暴殄天物的内疚。如今天各一方，很难联系上李士贵了，那时年轻不知其中不易，他若推辞不办也完全有理由，因此尤其记得当年他有点漫不经心又无

声无息张罗的模样。

以后乘出差机会，溜弯上了黄山。有熟人指点，到门面简陋如菜市场“太平茶叶集贸市场”，装满了一书包“产地价”茶叶，价格应该不贵，否则下不去手。到火车上忍不住打开拉链，车厢里立刻飘逸一阵茶香，乘客目光齐刷刷聚焦而来，“黄山茶好香哦”。

回家后抖抖鞣鞣给同事领导送了几份，算是挣了点面子，看看剩下的嘟囔着“多乎哉？不多也”，里子不多了。

再以后与一群同龄人抢登九华山，山顶有一位老农售卖自家茶叶，看外观实在貌不惊人，只因价格便宜便多少背了点下山。回家一泡，口中芬芳甘冽，沁入心脾，懊恼地大呼“可惜可惜”，买得实在太少，只能独享面子、里子了。

由此更知道面子与里子的辩证“关系”可以适用各方各面。烟雨江南，绿茶天下。同样的茶，有人觉得清欢怡人，就有人觉得寡淡无味，喜欢与否，自在随缘。

杨浦记忆

路灯下的“螺蛳宴”

■周彭庚文

“路灯斜照影儿长，手撮螺蛳散站圈，指捏口嚼味溜响，空壳聚积似丘山。”50年前，“两万户”门前举办“螺蛳宴”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那年，陪同妻子回沪探亲，盛夏酷暑，鱼虾等鲜活物品带不得，只带了一大蒲包的螺蛳。肩扛手提，乘车坐船，清晨4点出发，颠颠簸簸，直到晚8点才到达位于控江路的控江二村。

家门前的空地和路上，东一堆，西一簇，坐满乘凉的人。

看着大包的螺蛳，有人惊呼：“这么大的螺蛳呀，‘离水鲜’多好吃呀！”

丈母娘挺爽气：“好啊，大家动手，丰衣足食。”话音刚落，就有人从家里拿来“老虎钳”——都是工人家庭，哪个不是多面手？基本工具总是必备的。

这边咯吱咯吱剪，那边哗啦啦洗，灶披间里五只煤气灶“吡吡吡”喷火舌，锅铲相撞咣咣响，螺蛳在锅里咕

咕，做出似忍不住要吐出来的样子。

他的话大体是可信的——5家人同在一个灶披间，彼此煎炸蒸煮炒的技术和口味，自然都熟悉，且常常饭菜互通有无、互尝味道，有首儿歌就唱道：“我家控江二村住，和和美两万户，张家饭菜李家煮，香香甜甜饱我肚。”

哪知这次却翻了车，一个正端着盛满螺蛳盆子来的阿姨笑起来：“哈哈！你正好说反了，‘嘴包灵’今天不灵了！”“是吗？好马失足了！”引来一片笑声。

忙着招呼邻居的妻子，向我飘来一个得意的眼神。我知道她的意思。在商量带什么礼物时，妻子主张带点天热不会坏的“螺蛳”，我嫌弃它“几分钱一斤”登不了大雅之堂。

其实，螺蛳历来是深受人们喜爱的美食。有诗赞曰：“三月青螺几片姜，添葱爆炒溢油香。且听唇齿嚼声响，便啖时鲜入酒肠。”螺蛳不仅是春天的“时鲜”，一年四季都是鲜美的，在老家圩田地区赞其“味美堪比虾蟹蟹，名列八鲜江边珍”，它如此受欢迎，也难怪妻子得意了。

“哎哟，我妈中班快回来了，我得给她留一碗。”“你吃你的吧。我都留好啦！”正在忙进忙出的丈母娘接口

说：“明天还有吗？我明天再来吃。”一个嗝声嗝气的声音。“这小家伙‘吃着碗里的，还望着锅里的’，野心不小啊！”褒贬夹杂的话，又引来一阵笑声。“无酒无茶一道菜，或站或坐挺自在，亦宾亦主自招待，有说有笑真和谐。”路灯下的盛宴，是“两万户”经常上演的一道独特而靓丽的风景线，只是每次的“主角”有所不同而已。看着眼前的热烈场景，我想起了妻子、丈母娘和邻居们对我讲述过的点点滴滴。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国家花费巨资，兴建“工人新村”，“控江二村”是其中之一。许多“上无片瓦、下难立锥”，一贫如洗，住在“滚地龙”里的工人，住进了“窗透阳光够明亮，门户进出直腰杆，床榻桌椅摆周全，厨卫共用真闹猛”的新房，虽不高大巍峨，却温暖人心。入住的，都是经过“推荐、评议、审核”的工人中的先进模范，丈母娘当时在“国棉九厂”上班，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国家关心我们，我们为国争光；劳动生产多贡献，家庭和睦作表率”成了没有写成文字的“两万户”居民的“共同守则”。

在这里，“真诚待人、和睦相处”“互助，包容”成了邻居们自觉执行的

行为准则，这样的风气，不仅第一代居民身体力行，二代、三代们耳濡目染，也在发扬光大。起初妻子和我议定带螺蛳，坚持要一大蒲包，是她早有办“螺蛳宴”的打算。

那次“螺蛳宴”后20年，控江二村拆迁，老邻居们都搬迁到了新开发的中原地区。临别时，大家依依不舍，又兴高采烈，房子越住越大，生活越来越好。

前不久，巧遇当年“明天还要吃”的“儿童团”，他也白发苍头了。谈起当年的“螺蛳宴”，他仍记忆犹新，感慨不已。“你知道吗？我那天藏了一碗，想给我的好朋友，谁知第二天全搜掉了，真可惜。”

“我知道，大家都知道，想到朋友，心还不坏。我还知道你曾偷吃了一小碗‘麦糊’。”

“那你冤枉我了。那天放学回来，看到我桌上放着一小碗‘麦糊’，是我家的碗盛的，我以为是我妈留给我的呢。”

“那真误解你了。谁叫你是个‘淘气包’呢！”

“哈哈！”

五十年前的笑声，延续到了今天，爽朗，真诚。